



服部文庫
117
320
5



117
320
5

性情才七則

心志意九則

思謀慮二則

辨名考注下之二本

卷之二

服部文庫

117

320

5

117
320
5

性情才七則



性者生之質也。宋儒所謂氣質者是也。其謂性有本
然有氣質者。論語陽貨篇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之性固有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
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蓋
則性即是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

為學問故設。言亦誤讀孟子而謂人性皆不與聖人
異其所異者。氣質耳。見上。遂致凌化。氣質以至聖人
若使唯本然而無氣質。則人人聖人矣。何用學問。又

又見朱子語類

若使唯氣質而無本然之性。則雖學無益。何用學問。
是宋儒所以立本然氣質之性之意也。然胚胎之初。
氣質已具。則其所謂本然之性者。唯可屬之天。而不
可屬於人也。又以為理莫有所局。雖氣質所局。亦有
所不局者。存則禽獸與人何擇也。故又歸諸正通偏
塞之說。性理字義。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
之秀正而通。所以仁善禮智粹然。獨與物異。物得氣
之偏。為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
為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而本然之說。終不立為
故理隨之。而有通塞耳。

尚書盤庚詁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可謂妄說已書曰惟人萬物之靈上秦誓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作秋公十三年左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雅蒸孔子釋之曰有物必有則也大傳曰成之者性上繫是皆古人言性者也念而觀之明者觀以蓋靈頑之反然亦非宋儒虛靈不昧之謂見上中偏之對然亦非宋儒不偏不倚之謂中庸朱熹章句子程子曰皆指人之性善移而言之

也辭諸在中者之可以左可以右可以前可以後也物者謂美也美必倣效是人之性也是亦言其善移也孔子又曰上知與下愚不移陽貨亦言其性皆善移也貞者不變也謂人之性萬品剛柔輕重遲疾不可變也成之者性言其所成就隨性殊也靜不可得而變矣然皆以善移為其性羽鳥善則善習矣惡則惡故聖人率人之性以建教俾學以習之及其成德也剛柔輕重遲疾動靜亦各隨其性殊唯下愚不移故曰民可使由之論語泰不可使知之子伯希孔故氣

質不可變聖人不可至而慮九德見上周六德見辨
各以其性殊不然乎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辨如下和
風甘雨長養萬物萬物之品雖殊乎其得養以長者
皆然竹得之以成竹木得之以成木草得之以成草
穀得之以成穀及其成也以供宮室衣服飲食之用
不足猶人得先王之教以成其材以供六官九官之
用已鄭玄注上曲禮曰大宰司從宗伯司馬司憲司
空為六官後各列向陳臣周舜命九官師古曰
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作
朕虞伯夷秩宗變曲樂龍納言凡九官也
益

其所謂習善而善亦謂得其養以成材辟諸豐年之
穀可以食為習惡而惡亦謂失其養以不成辟諸凶歲
之秕不可以食為則何以求變其氣質以至聖人哉是
無它宋儒不循聖人之教而妄意求為聖人又不知
先王之教之妙乃取諸其臆造作持敬窮理擴天理
去人欲種々工夫見上篇遂恭敬莊慎獨則注以立其本然必氣質之說
耳仁齋先生心物之說見辨誠千歲之卓識也祇不
知先王之教區々守孟子辨辨之言以為學問之法

故其言終未明覺者豈不惜乎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亦勸學之言而非論性

者焉蓋言君子與民方其未學不甚相遠及習自先王

之道以成君子之德而後見其於民有霄壤之異耳

故其所謂性相近者亦語中人已中庸曰率性之謂

道本為老氏之徒以先王之道為偽故子思言先王

率人性以立道非強之耳亦非謂率性則自然有道

也孟子性善上篇亦子思之意耳觀其曰服堯之

其說甚美
湍水之喻

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告子上篇則所謂人

皆可以為堯舜者亦非謂聖人可學而至矣曰心

善禮智根於心見上篇則所謂性善亦非謂人性皆與

聖人同矣祇如告子杞柳之喻告子上篇告子曰性

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

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

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

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激而

行之可使下其豈水之性哉其勢則其說甚美湍

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其說甚美湍

水之喻亦言人之性善移孟子乃極言折之以立內

外之說見上 是其好辯之甚遂基宋儒之謬焉其與

荀子性惡也 荀子性惡也 荀子性惡也 荀子性惡也

也者所適善 退之性有三品 原性論性也者接于物

而所以為情者七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焉者惡而已矣其所

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之于

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不

而情于四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性者七曰

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

動而處于中中焉者之于七也 有所甚有所七然而
求合其中者也 下焉者之于七也 七與甚直情而行
也 宣悼理哉 至於蘇子瞻無善惡 東坡楊雄論昔之
不能定于二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
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
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
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
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為嗟夫是未知乎所謂
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
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
能逃焉是直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
木得土而後生而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
之所同也 桤楠之不可以為榘輪之不可以為轂是
楹小者為桤楠之不可以為榘輪之不可以為轂是
宣其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糴子才而論之是

以紛子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
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
斷其善惡也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
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
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有善
惡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
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平人曰
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
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
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
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甲此觀
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而非性之所能者也且
夫言性者安其善惡為哉雖然楊雄之論則固已近
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
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
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

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
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
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
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
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已殊不知韓愈又欲以
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近而析夫三子之論區々乎
以右稷之岐疑文王之不勤藹繇管蔡之迹而明之
聖人之論性也將以存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
者以折天下之疑甲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
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難乎佛老愈之說以為
性之無過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則佛氏之意矣
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孟子告子曰性善也朱注与近世佛氏所謂
作用是性者甚相似大全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性
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性曰性曰性蓋謂目之視耳
之聽手之執足之運奔奔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

者且如^手能執提若執刀
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
見^辨道
卓見哉仁齋先生釋孟子性善而曰人之生質
雖有萬不同然其善善惡惡之心無古今無聖愚
也^謂善說孟子已然雖有善惡之心
豈必可使為善乎其人必曰吾雖好好色未能為
朝論語雍也篇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
益哉苟能信先王之道則聞性善益勸聞性惡益勉
苟不信先王之道則聞性善自用聞性惡自棄故苟孟

皆無用之辨也故聖人所不言也其病皆在欲以言
語喻不信我之人使其信我焉不唯不能使其信我
乃啓千古紛々之論言語之弊豈不大乎學者猶且
不能求諸先王之教而唯議論是務悲哉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宋儒本然復性之說亦
諸^{中庸章句}第一^章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
章句^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大學}
必命之以^子信^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
石梁王氏及仁齋先生皆以為老氏之意而非孔門

又按性理字義理
第一條引象山陸
氏論天理二字
當以此併觀

之言也。童子問禮記曰問多格言然不足列之於
詩書易春秋蓋七十子大義既成戰國以
未者魯諸儒無道者鮮矣至於論理則皆專至黃先
之旨石梁王氏辨之是也然於有未辨盡者矣或王
氏亦以為聖明之遺言而自黃老中未者問有之矣
若樂記所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
也此語本老氏之語淮南子亦有之蓋禮記剽竊之
晦翁取之為詩傳序起頭不深考再三禮義疏姓氏
王氏石梁未詳蓋樂者理性情之道也先王之教能
世次今附於此
養人性以成其德者莫尚焉且其為教無義理之可
言無思慮之可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詩大雅故
性情之說古唯詩與樂有之喜怒哀樂亦人之所必

有者也然其動之偏勝而不中節則必至傷中和之
氣以失其恒性德之所以難成也故立樂以教之性
者人之所受天所謂中是也故以其嬰孩之初喜怒哀
哀樂未用事之時言之所謂人生而靜者是也是非
謂必求復嬰孩之初也又非謂以靜虛為至也為樂
能制其躁動防其過甚故以其未甚時言之耳如中
庸未發之中亦非以未發之時為大本為施功之地
但謂人之性稟天地之中故先王之道率人性以立

之耳後儒不知古言不知古文辭又不知先王之教
之術妄以存本然之德性理字義論人心有本然之
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自然
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上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
於天本末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兄此便是得於天一本明
處務以義理說之遂成宋儒之陋王氏伊藤氏又據
宋儒之解而讀古文辭譏其非孔門之言者何邾大
氏性與習不可得而別者也故古者語性多以嬰孩
之初言之耳孟子之語之類是也豈以嬰孩為貴哉

又如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離婁亦
宋儒復初之說所本也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
仁義禮智為性明善而復其初也殊不知大人乃大舜之謬耳
也白虎通情性配五行之說已出上篇性理大全性
也理總論地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
謂之性蓋理是凡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
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性
字後生從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
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
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

大學章句明德者
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
不昧以自覺理而應
事者也但為氣質所
拘人欲所蔽則有時
而昏然其本體之
明則有未嘗不自
其所發而遂明之
以復其初也又孟子
公孫丑篇末註氣即
所謂體之充者本
自浩然失其養則
惟孟子為善養之
以復其初也

禮記坊記云父母在
則言不辱者謂之
孝也言不辱者謂
之弟也言不辱者
謂之節也言不辱
者謂之廉也言不
辱者謂之恥也

又詳論語有子曰其
為人也章微可詳視

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賦為命人所
受為性陳氏又曰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
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
初生處為利於時為春物之發達處為亨於時為夏
物之成遂處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斂藏處為貞於時
為冬然孟子亦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上
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
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
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濂

其

也下篇 是其所祖述也 仁齋先生務言仁義禮智之
非性也 性之名道德者以行偏達於天下而言非一人
之所自有也 性者以專有於己而言非天下之所該也
此性與道德之辨也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
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孟子曰既飽以禮言
飽乎仁義也 仁義為道德之名彰矣 自漢唐諸儒
至於宋濂溪先生皆以仁義禮智為德而未嘗有異
議至於伊川始以仁義禮智為性之名而以性為理
自此學者皆以仁義禮智為理而徒理會其美
不復用カ於仁義禮智之德至於功夫受用則別立
持敬主靜致良知等修目而不復復狗孔氏之法此予
之所深辨痛論繁詞累言聊罄愚衷以不能自巳
者實為也 非好辨也 或曰伊川何以謂仁義禮智
為性耶蓋既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錄我固自之

也及仁禮智根於心之
不再推測孟子之意所在
固與謂之性自不同蓋孟子之意以為人必有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四者人之性而善者也而仁
義禮智天下之德而善之至極者也苟以性之善而行
行天下之德焉則其易也猶以地種樹以薪燃火自
無所窒礙故擴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能成
仁義禮智之德而雖四海之廣自有保焉者矣蓋
人之性不善則欲成仁義禮智之德而不得唯其善
故得成仁義禮智之德故謂仁義即吾性可也謂吾
性即仁義亦可也但此以仁義為性中之名則不可也
所謂固有者意蓋如此其理甚微所謂毫釐千里之
差實在於此學者不可不反覆體察焉而所謂根
於心者本對霸而言夫霸者之行仁義也皆假之於
濟己之欲而非己之真性也王者之行仁義也皆非
由仁義而行實根於中心而無性而不仁義禮

智故曰根於心
其義豈不明哉
可謂善獲孟子之意已
孟子固以仁
義禮智根於心為性非以仁義禮智為性然其說本
出於爭內外立門戶焉觀其與告子爭之議論泉湧
口不擇言務服人而後已其心亦安知後世有宋儒
之災哉是其褊心之所使乃有不能辭其責者矣夫
仁智德也禮義道也皆先王之所立也孟子亦謂先
王率人性以立道德已仁齊先生以四者為德亦非
矣

情者喜怒哀樂之心不待思慮而發者各以性殊也
七情之目醫書曰喜怒哀思悲驚恐大成論惟氣得
流調撰非宜致生多證故內因七情而得之喜怒哀憂
思悲恐驚者是也喜傷於心者其氣散怒傷於肝者
其氣擊憂傷於肺者其氣聚思傷於脾者其氣結悲
傷於心胞者其氣急恐傷於腎者其氣怯驚傷於
膽者其氣亂雖此就其發於五藏者立之名儒書
證自殊無踰於氣此就其發於五藏者立之名儒書
曰喜怒哀懼愛惡欲禮記禮或止言喜怒哀樂四者
中此皆以好惡兩端言之大氏心情之分以其所思
慮者為心以下不涉思慮者為情以下七者之發不關乎

論語里仁為美
曰惟仁者能好人章朱註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

性為心關乎性者為情凡人之性皆有所欲而涉思
慮則或能忍其性不涉思慮則任其性所欲故心能
有所矯飾而情莫有所矯飾是心情之說也凡人之性
皆有所欲而所欲或以其性殊故七情之目以欲為
主順其欲則喜樂愛逆其欲則怒惡哀懼是性各有
所欲者見於情焉故如曰情欲曰天下之同情荀子
論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為多皆
是過也正名篇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皆
以所欲言之性各有所殊者亦見於情焉故如曰萬物

六韜龍韜王翊章
耳目上主人性未聽
言相德皆四方之
事軍中之情

之情周易下繫辭於是始作八卦以曰物之不齊物

之情也孟子滕文皆以性所謂殊言之又如孟子曰是

豈人之情也哉告子上直以為性又如曰訟情大學子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曰軍情明律吏律

池軍情大事條若邊將報到曰用其情禮記檀弓下

軍情重事而漏泄者杖一百曰用其情禮記檀弓下

之毋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皆以其不匿內實

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予用其情皆以其不匿內實

言之所謂訓實是也孔安國註論語子亦以情莫有所

矯飾故轉用耳且訟情軍情亦各有一種態度而得

之則瞭然者亦如情以性殊故有是言焉自宋儒以

性為理性理大全性理總論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

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

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

是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大目而字美遂晦性情之所

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

以相屬者不得其解至於仁存先生而後始明矣語

字義情者性之欲也以有所動而言故以性情並稱

樂記曰感物而動者性之欲也是也先儒以謂情者

性之動未備更欲見得欲字之意分曉上人常言人之情

言情欲或言天下之同情皆比之意目之於色耳之

於聲口之於味四欲之於安逸是性目之欲視美也

耳之欲聽好音口之欲食美味四支之欲得安逸是

情父子之親性也父少欲其子之善子必欲其父之
 壽考之情也又曰好善惡之天下之同情也孟子曰物之
 類見之之情字之美自分曉孟子曰物之類見之之情
 情也言或大或小或緩或急物各有所好故謂之情
 也易所謂萬物之情又是此意孟子又曰人見其情
 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言為
 人所營天下之所同好為人所謂欲故曰是豈人之情也哉
 指我以為禽獸非人之所欲故曰是豈人之情也哉
 又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即是此意又晦庵
 以四端之情可見四端是心非情又註大學指四端恐
 懼好學憂患為情然大學亦曰正心而不曰正情可
 見忿懣等四者是心非情晦庵以為心統性情而以
 性為心之體情為心之用故有此說殊不知心是性
 性是性各用功夫處情只是性之動而屬於心者纔涉
 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四端及忿懣等四者皆心之所

思慮者不可謂之情也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乃顯然有形者非心而何若不謂之心而謂之情則
 將指何者為心乃悉廢心字而獨用情字可也而古
 人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為七情蓋言情之品有此七
 者謂喜怒哀樂愛惡欲即為情則不可也凡無所思
 慮而動之謂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此善怒哀樂
 愛惡欲七者設無所思慮而動則固可謂之情纔涉
 乎思慮則不可謂之情分限甚明學者當以意理會
 仁荷先生曰於心則曰存曰盡於性則曰養曰忍志
 則曰持曰尚若情與才皆不必用工夫先儒有約情
 之語非也語孟字義凡心性情才志意等字有必用
 工夫字者有不必用工夫字者於心則曰存曰
 盡於性則曰養曰忍志則曰持曰尚皆是用工夫之
 字若情字才字皆不必用工夫何者以養其性則情

自正存其心則才自長也先儒有約是其人專守孟
情之語蓋不理會此意耳學者審焉子而不知先王禮樂之教故以為情不理可也觀其
論顏子不遷怒而曰舜強四凶猶當有餘怒也論語注
到論曰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已故不遷又
曰若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
可怒之事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其說流于虛無
而非所以論聖人之心也夫喜怒者人心之用也雖
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唯衆人之喜怒發於一己之
私而作聖人之喜怒乃由仁義而發非在己在物之
謂也四凶之在朝妨賢害民常人尚怒聖人殊甚故
雖誅之猶當有餘怒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蓋其愛人
也深故其惡之也亦益甚豈可謂在物而不在已乎
哉且喜之遷與怒之遷等耳夫子何以偏曰不遷怒

耶蓋怒者逆德而易遷而顏子不然夫子之所以稱
之也可見正心之說非聖人之意而聖人之教專以
仁為宣不然乎夫情者不涉思慮者也樂之為教無
義理之可言無思慮之可用故理性情以樂是先王
之教之術也宣理學者流所能知哉伊川先生所謂
約情而適中益蕩其性擊矣此故覺者為其情使合
於中正其其言豈非哉然亦不知所以約之之方而
欲就情上用則過矣
才材同人之有材譬諸木之材或可以為棟梁或可以

韓愈進學解大木
為案細木為楠

為案楠爾雅釋宮疏梁即屋大梁也一名案椽也椽屋椽也一名椽今屋脊也易曰棟隆吉是也楠屋椽也一各椽椽也
人隨其性所殊而各有所能是材也如

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天之降才不能盡其才並孟子

皆謂性也仁者先生訓性之能能也猶手之持足之

行可以為善亦可以為不善善言諸以手持物攬筆書

字午也把刀殺人也故曰可以為善亦可以為

不善也然其書字殺入皆在於手而所以書之殺

之者則在於心故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為

是如帝鴻氏有不才子成文公十八年左傳昔帝鴻氏

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則如之棄材也謂其不

會惠按高陽氏當此
作帝鴻氏

可用也又有唯訓能者如周公多材多藝尚晉金勝

能多材多藝能鬼神乃子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益成括小有才孟子

下篇益成括見殺問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

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

其軀而已矣是也後世才字皆唯訓能耳

心志意九則

心者人身之主宰也為善在心為惡亦在心故學先

王之道以成其德豈有不因心者乎諸國之有王

君不君則國不可得而治故君子役心小人役於

賤各從其類者為兩國有君則治無君則亂人身
如此心存則精心亡則昏然有君而如桀紂國豈治
故心雖存而不正豈足貴哉且心者動物也故孔子
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告子上篇是言雖操則存操之不可久不得不舍舍則
亡操之無益於存也何則心者不可二者也夫方其
欲操心也其欲操之者亦心也心自操心其勢豈能
久哉故六經論語皆無操心存心之言書曰以禮制

心已見仲尼是先王之妙術心不待操而自存心不待治
而自正舉天下治心之方莫以尚焉後世儒者僅知
心之可貴而不知遵先王之道妄作種種工夫以求
存其心謬之大者也學者思諸
孔子曰依於仁述而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雍也是
孔子教學者使其心常依於先王安民之德不相違
離也又曰擇不處仁為得知者里仁言若其心於仁也
其言雖殊其義實同蓋皆古語也夫從者先王所以

禮記曲禮子夏問孔子曰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

制禮也苟為禮而不知禮之所以制則德難成也然當三代之隆士學而成則舉而用之禮記王制司徒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政以防民淫禮以節民俗養耆老以教孝恤孤矜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命鄉論秀士非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外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外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外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以之

春秋之時大夫世官

隱公三年公羊傳夏四月辛卯尹氏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

游泳於先王之仁默而識之宣石不依焉者哉及於

孟子尽心篇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其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也其稱尹氏何賤曷為賤哉世卿世大夫非禮也何休學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思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其王于朝存崔氏世其君光賢者不用先王之仁遠而不可見則士之學先王之道獨善其身者比比皆是於是乎遂忘其仁而徒以為藝德之所以難成也故孔子教以依於仁亦衰世之意也豈出於禮之外哉然先王之仁不可見者其在今世亦甚於春秋之時則仁禮二言永為千萬世治心之道也學者思諸

孟子曰仁人心也
義人路也金路
而不放其端不
知求哀哉人有難
大放則知求之有
放心而不知求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又曰

存心之說助孟子對放心言之
存心之說助孟子對放心言之
辭讓是非之心也放心者謂學者不察仁義禮智根
於心遂失之也故曰放心也
告子上孟子曰仁人心
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
皆論說之辭而非若宋儒所言者焉
告子上孟子曰仁人心
學問之事固非

心第三條心有體
有用其理者其
體即萬事者其
靜者言也所謂
情以其動者言也

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
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時放逸雖
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
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心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
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
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汲養而勿
宋儒以為工夫
其性理字義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
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
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
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
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可謂默已
康熙字典引
切癡象犬未嘗與之俱往也
時未嘗分別仁存先生辨之是矣
語孟子義橫渠曰
子曰存心養性又曰動心忍性以此
性自是性所指各殊若以心為統性情具草言心而

默

可既言存心而又言養性則其言豈非贅乎而偏言
養性而遺情字則其言亦偏矣蓋養性者人之所以不
別用脩情功夫也孟子告子上篇古人之所以放其
心者仁義而已矣苟忍刻貪暴莫之知者則是在其放
心而不自知舍其路而不自由故為學者在下知其放
心而求之既求其放心則我自任在其中矣竟舜之治
天下亦不過由此二者而行則非於學向之方無復
餘功乎故曰學向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
放心者謂放失之仁義之心非謂昏昧放逸之心也觀
上文曰仁人心也而繼之曰非謂昏昧放逸之心可見
學於佛老之餘說而大乘孟子之首不可不辨焉
本心亦出於孟子觀其以鄉與今對言告子上篇鄉
受今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莫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
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莫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

而力之是亦不可以已其意但謂其初時之意耳宋
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儒以為心之本然朱註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
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計約於宴安之時仁荷先生以
是以君子不可下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仁荷先生以
為良心非賤凡有情之類皆有之故聖人貴德而不
貴心論語中說心者纔有其心三月不違於仁及從
心所欲不踰矩及簡在帝心三言而已然皆不以心
為緊要至於孟子多說心然亦皆指仁義之良心而
言不特說心曰本心曰存心是也夫凡佛氏及諸子
盛言心者本不知德之為可貴而妄
意在權耳與孔孟之首實霄壤矣皆不知辭者已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四端端也亦

充之言亦如曰天昭昭之多也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也

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論說之言為兩雖孟子豈必求擴充四

端之心以成仁義禮智哉而固泥其擴充之言以此

為工夫遂有端本之說亦非矣

宋儒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性理大全性理總論

心為已發是也曰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

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

之心明鏡止水四字本出於莊子於

之者足矣聖人之言本無此語亦無此理先儒以此

結

喻聖人之心吾觀其益天淵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

四事其有不公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

以待且孔子食菽有裹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且

突則不歌何所見其為明鏡止水乎夫聖人之道以

舜倫為本而以恩義為結千言萬語皆莫不以此為

教今夫佛老之為教也以清淨為本無欲為道既乎

功夫既熟則其心若明鏡之空若止水之湛一疵不

存心地潔淨於此恩義先絕而舜倫盡滅視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猶弁髦綴旒然與聖人之道

相反猶水之微然養之而不害夫草木生物也流水活物也

小然進而不已則可以致乎四海人亦然養而不

害則可乎天地並立而參乎故孟子之論心每以流

水萌芽為比而未嘗以明鏡止水為譬何者可以生

物比中生物而不可以死物喻中生物也

亦出於禪書即明鏡止水之理學者不可不明辨極

動靜

且以

當

又見性理大全
性情即二程全書
心性篇

論以洞知其是非又曰廓然大公物莫不
 得^如失^如之^如所^如定^如也^如曰定^如性^如未^如能^如不^如動^如猶^如累^如於^如外^如物^如何^如
 以外物^如為^如外^如牽^如已^如而^如從^如之^如是^如以^如記^如性^如為^如有^如內^如也^如是^如有^如意^如於^如絕^如外^如誘^如而^如不^如
 則^如當^如其^如在^如外^如時^如何^如者^如在^如內^如也^如是^如有^如意^如於^如絕^如外^如誘^如而^如不^如
 之^如常^如以^如其^如心^如普^如萬^如物^如而^如無^如心^如聖^如人^如之^如常^如以^如其^如情^如順^如萬^如
 事^如而^如無^如情^如故^如君^如子^如之^如學^如莫^如若^如是^如或^如一^如道^如也^如如^如不^如逆^如詐^如
 廓^如然^如而^如太^如公^如物^如來^如而^如順^如應^如若^如是^如或^如一^如道^如也^如如^如不^如逆^如詐^如
 不^如億^如不^如信^如論^如諸^如憲^如問^如亦^如是^如意^如然^如專^如以^如此^如為^如至^如則^如亦^如明^如
 鏡^如止^如水^如之^如見^如耳^如如^如虛^如受^如又^如澤^如咸^如君^如子^如以^如虛^如受^如人^如亦^如以^如
 受^如人^如言^如納^如又^如諫^如時^如言^如之^如虛^如者^如謂^如虛^如其^如心^如而^如不^如有^如二^如物^如

近思錄為學類

語孟字義理卷
三條

所謂虛者謂
無私心詳見體用
則注

也^也豈^也語^也其^也常^也哉^也仁^也濟^也先^也生^也以^也無^也私^也心^也為^也虛^也
 虛^也而^也無^也此^也之^也寂^也々^也而^也感^也彼^也之^也寂^也々^也而^也感^也彼^也之^也寂^也々^也
 說^也皆^也以^也謂^也吾^也儒^也子^也佛^也者^也異^也處^也唯^也在^也於^也用^也上^也而^也至^也其^也理^也
 之^也體^也則^也本^也甚^也相^也近^也可^也謂^也亂^也道^也之^也甚^也也^也夫^也有^也斯^也本^也則^也必^也
 百^也其^也末^也有^也此^也末^也則^也必^也不^也可^也謂^也亂^也道^也之^也甚^也也^也夫^也有^也斯^也本^也則^也必^也
 反^也其^也體^也之^也相^也異^也猶^也水^也火^也黑^也白^也之^也相^也反^也生^也死^也人^也鬼^也之^也相^也
 隔^也邈^也乎^也不^也可^也相^也入^也若^也謂^也愈^也近^也理^也則^也所^也謂^也同^也浴^也而^也笑^也人^也
 之^也裸^也體^也者^也而^也儒^也之^也與^也佛^也何^也相^也反^也之^也有^也若^也謂^也吾^也寂^也々^也而^也
 感^也彼^也寂^也々^也而^也滅^也則^也諺^也所^也謂^也改^也頰^也為^也面^也者^也而^也亦^也何^也相^也異^也
 之^也有^也豈^也非^也亂^也道^也之^也甚^也也^也耶^也大^也凡^也體^也用^也者^也而^也亦^也何^也相^也異^也
 世^也聖^也人^也各^也無^也之^也唐^也清^也涼^也國^也師^也華^也嚴^也經^也疏^也曰^也體^也用^也一^也源^也
 顯^也微^也無^也間^也從^也伊^也川^也用^也此^也二^也句^也入^也于^也易^也傳^也序^也中^也儒^也者^也視^也
 以為^也至^也珍^也至^也寶^也而^也不^也知^也其^也說^也本^也自^也禪^也說^也真^也諦^也說^也假^也諦^也
 寂^也滅^也為^也吾^也真^也本^也而^也不^也能^也悉^也滅^也人^也事^也故^也說^也真^也諦^也說^也假^也諦^也

注皆除
理第三條

立体用則
理为体事
为用体本
而用末

自不能不亦立
体仁義相行人道之全体外此無所謂體亦無所謂
用不可以体用說聖人之學如此若体重而用輕迫
思錄論道体存養諸卷都為學同之本根而論孟等
身反為無緊要之用其害道特甚而若虛字寂字本皆
佛老之常言而於吾聖人皆無之但易咸大象曰
君子以虛受人繫辭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虛字寂字纔見於此耳然咸卦所謂虛者謂中
無私心繫辭所謂寂云者贊著之德云爾非謂理之
体也且若寂字程子亦只假之以論心初學者不知
易之本旨以為聖人之旨本如此可謂謬矣大抵宋
之一代禪學大行于天下文武百官男女老幼凡識
字者皆莫不學禪故儒者習聞其說而不覺自以其
理所解吾聖人之旨後學亦只以為吾聖
人之學真如此恬不知怪可憫也哉
亦非矣段使

無私心為虛當其受人言先有所見極其胸中則必
不又故當其受人言則必心不有一物是其道也豈
無私心之謂乎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上篇是謂其心力以
思之耳正與梁惠王所謂寡人之於國也尽心為耳
矣梁惠王同意言但人不思耳思之則能知性之善
知性之善則知天道之與善孟子本意不過若是矣
宋儒不識先生教法故就論語孟子字面以求學問之

方遂謂心者心之量也。莫心而朱注人有是心
有所藏而無以安哉。豈有所謂心之量者乎。仁荷先
生曰。謂擴充四端之心而至乎其極也。謂擴充四端
之心而至乎其極也。知性者謂自知己性之善而無
惡也。言自能盡其心者。知其性之善可以擴充也。苟
能知其性之善。則知天亦自在其中矣。蓋性果其言
之是乎。則當曰知其性者。盡其心也。其言之倒置。豈
非強乎。亦欲為聖人故耳。
志者心之所之。此說文之訓也。說文曰。志者。是以字
心之所之也。

偏傍為說字學家之言耳。仁荷先生曰。心之所存主
也。謂蓋字義。心之所之。謂之志。此說文之訓也。愚又
曰。志。量則動氣是也。若作心之所之。則意。欠明。瑩論
語曰。正夫不可奪志也。禮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皆謂心之有得之。醫書腎藏精。與志。黃帝內經靈樞
精舍亦可見已。
意者謂起念也。人之不可無者也。雖聖人亦爾。如子
絕四毋意。論語子本以孔子行禮之意。孔子之心與
禮一矣。故當其行禮。若全不經意。然是形容其動容

孟子尽心篇孟子曰盡性者也湯武
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
之至也

周旋中禮者爾後儒不識語意所在或謂無私意
私意也 或謂聖人盛德之至自無往來計較之心
也 語孟字義意者指心之往來計較者言論語所謂
毋意者蓋言聖人盛德之至理明心定自無往來
計較之心也若作每私意則多皆泥矣如大學誠意
一私字尤非所以論聖人也
乃以好惡言之意之誠格物之功效也朱註以來皆
不解文意

思謀慮二則
思者思惟也論語曰學而不思則罔罔為政子夏曰切

問而近思 子張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管子曰思之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
之 內業篇思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是學問
之道思為貴也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是聖人之德
以其善思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上菴是人之所以
為人亦以其能思已後儒之無深遠之思乃以三思
為大過 論語公冶長菴集注程子曰為思之人未嘗
則私意起而反惑矣哉
矣故夫子語之

詐術已見

慮亦思之精也。有委曲詳悉意多，以處事言之，故亦

有危懼意。然如曰士四十始仕，出謀發慮。禮記內則

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謀以方畧言之，慮主我心言之。

謀者有所營為也。或為人謀，或就人謀，皆必有所營

為之事，而論定其所以處置之方法也。如嘉謀嘉猷

尚書及出謀皆指其所處置之術言之。孔子曰：好謀

而成。論語述則聖人之貴術也。自後世詐謀詐術之

說興。史記淮陰侯傳成安君者儒者也常稱義兵不

世巧謀竝行詐術，逸用蕪軼。孔子從先進論商鞅之
見孝公也。三說而從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
也。而儒者諱言術字，遂務欲說其理以喻人，拙哉。



